

江湖第一人

(台灣)

著

上



I247.5
3810
(1)

江湖第一人

上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中国武侠小说，拥有众多的读者。《江湖第一人》是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巨匠卧龙生四大名著之一。

江湖小子“江湖第一人”，先后奇遇江湖奇人一鬼二仙三道四圣，传其绝世奇功，武功独步天下。

江湖许多少男、少女，都被邪术高强的淫鬼恶魔吸引加入江湖黑道组织。从此江湖武林中血雨腥风，不得安宁。

“江湖第一人”为寻找武林传说中的“花鸟图”，闯不夜城、战盐尸、斗淫魔，九死一生。战胜江湖淫奸败类，成为人们敬仰的武林英雄。

先睹为快，《江湖第一人》将令您爱不释手。



万里长城靠近热河古北口外，突然出现了一黑一白两匹高头骏马，马上骑客不须眉男子，竟是红妆少女。

骑白马的一个年纪约莫廿二岁左右，柳眉凤目，雪白的一张鹅蛋脸，妩媚之中显出英挺，外面披着斗篷，内穿玫瑰紫色衣裤，左户背后斜挂一口连鞘宝剑。

骑黑马的一个女子，年华双十，姿容秀发，柳腰纤纤，比起骑白马的女子略为消瘦一些，也披着黑斗篷，不过里面穿的是大红衣裤罢了！

这两个女子年貌相若，英气勃勃，坐在高头大马上面，一任马快如龙，风驰电掣也似翻蹄飞跑，她两个仍旧挺坐马上，全然不动，一边跑一边说话，须臾之间，已经穿过了古北口，踏上到平泉县。

大路口外山脉绵亘，黄沙漠漠，二女跑了半天，不知不觉跑出七八十里，前面突然现出一座高山来，双峰夹峙，

只空着不到十丈的一段缺口，紫衣女一骑当先，飞跑到距离缺口不到一箭地，忽然把马一勒，高声叫道：

“二妹留神，前面有绊马索哩！”

这两个少女本来是一双姊妹花，紫衣女是长姊，名叫做虞秀琼，红衣女是幼妹，名叫做虞秀雯。

她两个的乳名，都有一个凤字，人称为双凤女，又名叫做红紫女侠。

这次跑到古北口外，为了一件急事，已经昼夜不停的跑了三日路，力尽神疲。

她们未到夹山口外，虞秀琼陡地看见夹山入口处，躺着一根杯口粗细的圆长东西，上面染满黄沙，微微电动，分明是绊马用的绳索。

她当堂想起一怕事来，立即出声向妹子警告，虞秀雯也吃了一惊，立即把马勒住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山顶一声铜锣响，缺口呜呜号角鸣，黄沙地里现出不少人影来，个个都是熊腰虎背，短衫衣裤，皂帕包头的壮汉，手执明晃晃的刀枪，人丛里响起一阵春雷也似的喊声来：

“虞家两个丫头休走，赶快下马投降，饶你性命！”

虞家姊妹也是惯走江湖，久历大敌的能手，看见山口里伏敌齐出，姊妹两个招呼一声，双双把身一晃，跳落骑马，背对背的站着，虞秀琼拔出青钢宝剑，虞秀雯亮出铁双刀来另外一控暗器皮囊，准备好了自己惯用的梅花针。

只见缺口敌人一阵双骚动，现出两个首领人物来。

左边一个，是黑面浓眉的汉子，皂帕黑头，玄黄里体，

浑身上下，宛似一团黑炭，手握着一根茶杯粗细的生铁齐眉棍。

右边那个是满面麻子的矮汉，短小精悍，貌相似猴，一身土布衣裤，脚穿薄底快靴，双手捧一对豹尾三截棍。

他两个越出人群，用兵器向虞家姊妹一指呵呵笑道：

“你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丫头要根整你那老不死的爹爹吗？姓虞的老匹夫已经被我们困在平泉乡东面五龙谷凌烟截内，虽然现在还可以勉强地支持，始终有粮草用尽的一日，换句话说，他一条老命，或死或擒，不外时间迟早而已，凭你两个水葱也似的嫩娃儿，也想救人，真个不自量力，太爷行年三十，还未娶妻，还是……”

他两个正要说几句轻薄话，冷不防眼前一花，吧哒一声，一颗石子迎面飞来，打中黑面汉子的左腮颊，火辣辣的，几乎连牙齿也打落，顺口流出鲜血。

这两个汉子勃然大怒，狂吼一声，各把兵刃一晃，直向虞家姊妹扑去！

这块石子并不是虞家姊妹打出来的，却是不知怎的由侧面飞来。

黑面汉子以为是她两姊妹所发，哪知道虞秀琼的梅花针还不曾出手呢？

黑高汉却不由分说，举生铁棍向前一窜，用了个“独劈华山”的招式，呼声一棍，向虞秀琼的天灵盖兜头打落。

虞秀琼看见黑面汉子棍沉力猛，武家有句俗语，“锤棍之将不可力敌”，她把柳腰一扭，向旁边一滑

步，闪到黑面汉的左边，反手一剑，“玉女穿梭”向他肩背刺去。

黑面汉不慌不忙“二郎担山”，旋身反手把棍向上一挑，铮铮，恰好招住虞秀琼的宝剑，虞女的玉腕也震麻了！两个棍剑交加，战在一起！

这边麻面敌汉也跟红女侠虞秀雯同时交上手，矮汉的这对豹尾三节棍，深得沧州盘龙大侠的真传，一展开来，六节棍相撞点打，同时进招，疾如狂风暴雨。

虞秀雯展开双刀，似白链飞腾，如两瑞云飘舞，力战住矮汉三节棍，本来三节棍武家用单的多，用双的却很少，武功没有相当底子，不能应用，矮汉竟然用双的三节棍，可见身手不凡。

幸而虞秀雯年纪虽小，本领得自父亲传授，一对双刀龙蛇飞舞，和矮汉杀了个平手。

四个人分做两对，走马灯般杀了三十多回合不分胜败，黑面汉已经不耐烦起来，他向部下喝道：

“你们真是酒囊饭桶，站住这里看把戏吗？还不敢快上来，把这两个丫头收拾，难道还要放她们逃走，纵虎归山不成！”

这些党徒一声轰诺，缺口内蜂拥出一百多人，刀枪剑棍交加，四面八方齐上，把虞家姊妹困在核心，虞秀琼看见敌人居然这样不要脸的以多制胜，恃众混战，就要控手入囊取出梅花针来，叫他们尝尝味道。

可是黑面汉的齐眉铁棍，龙飞凤舞，着着向自己要害打来，没有半点放松，一时间抽不出手来。

正在焦灼，冷不防侧面一声冷笑：

“无耻狗贼，以多为胜，在我老人家的归前，也居然不顾规矩，看家伙吧！”

话未说完，呼的一声，飞来一阵石雨，这阵石雨足有十多个石子，每个石子活像生了眼睛似的，不是打中敌党鼻梁，就是打在他的眼睛上，个个抱头掩面叫痛，黑面汉的右肩也挨了一下，疼痛异常，托地拖棍逃走。

~~虞秀琼~~乘机取出梅花针，向外一撒，又打中了四

从前打仗不论两国交兵，或是私人斗殴，有时不拘人数多少，全凭暴力取胜。

黑面汉手下这一班本来是马贼，埋伏在夹山口，一心要暗算虞家姊妹，把她们生擒活捉，哪知道虞秀琼姊妹本领高强，悍如雌虎，想生擒，谈何容易，只好必用群打群殴方法，要把她们置于死地，哪知道战场上来一个无形无影的怪人，接二连三飞出石子打击贼党，这些石子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忽东忽西，倏南倏北，除非不发，发则必中，虽是小小一粒石子，每下都打中眼目口鼻要害，中石子的贼人必定丧斗战能力，已经心胆俱寒，同时虞家姊妹的梅花针也跟着连连发出来，射伤了不少贼人，这矮贼的身上也中了一针。

贼人知道势道不对，纷纷溃退，个个跑入夹山口内，上马溜走，顷刻之间，一片蹄声，逃得一个干干

净净。

虞秀琼姊妹才算解了围，但是刚才一阵剧战，杀得香汗淋漓，可说空前猛烈呢！

虞秀雯拭了拭头上的热汗，正要寻那发石子帮助自己的奇人，奇怪！她们两姊妹角目四顾，只见夹山口内外全是茫茫静悄悄的，哪里有半个人的影子呢。

虞秀雯不禁咄咄称异，虞秀琼道：

“二妹，刚才发石子帮我们的人，必定是位奇人，俗语说得好，真人不露相，他大概脾气古怪，不愿意和我们姊妹见面，所以预先走了！”

虞秀雯哦了一声，两姊妹又再爬身上马，一溜烟般越过夹山口，直向黄沙漠漠的原野里跑去！

不佞说到这里，要点明虞秀琼姊妹的出身来历。

原来她两姊妹是直隶大名府雄威镖局总镖头虞广的女儿。

虞广在初创镖局的时候，少不免有些绿林朋友、草莽大谊跟他作对为难，哪知道虞广十分高强，一柄厚背金刀，尤其厉害，那些绿林寇盗如何是他的对手，跌跟斗还不算，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寇盗，竟然伤在他的紫金刀下，经过几番凶险剧战，雄威镖局字号便渐渐响起来了，嗣后二十后中，金刀太岁虞广，可说一帆风顺名利双收，镖局固然赚了大钱，金刀太岁的名头，也响启蒙了大江南北和关东三省一带，他名下保护的货物，只凭一杆镖旗，便可以穿州过省，早

通无阻，绿林朋友见雄威镖局的货物，连正眼也不敢望一下。

人生至此，可说是踌躇志满了，不过虞广生平还有一件美中不足的事，就是他三十四岁那年，娶了妻室，只生下两个女儿，长名珠凤，幼名玉凤，即是后来的虞秀琼虞秀雯姊妹，嗣后便没有生育了，直到五十岁上，还伯道无儿，幸而虞秀琼姊妹虽然是巾帼女儿，却饶有须眉的男子气概，自小便好武艺，虞老镖头，因为自己膝下只得一对掌珠，索性把自己一身绝艺传授与她们，所以虞家姊妹由十六岁起，便练了一身好本领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各种兵刃暗器，无不精练娴熟，尤其是一手梅花针，百发百中，虞老镖头有了这两个英雄的女儿，老怀也觉十分安慰。

有一年的初春，正月初四那天，虞老镖头亲自到镖局里，料理新年开市业务，忽然看见门外送了一个大红请帖进来。

虞老镖头以为是朋友的拜年贺帖，非常高兴，接在手里一看，不看时犹自可，一看之下便呆住了。

原来这个红帖并不是拜年的，只写着寥寥五六行字，内文竟是：

字呈雄威镖局虞老镖头，贵局自开创以来，一帆风顺，年中盈余红利不少，尊驾固然面团团作富家翁矣，唯是江湖上千百绿林朋友之衣饭，被你破坏无余，见字三个月以内，交出白银万两往辽南大虎山，嗣后每年纳银五千两与散寨兄弟，维持日给，否则对

尊驾有所不便也，此颂春祺。”

语气粗鲁不文，十分俚俗，下款没有具名，只有六条五爪金龙，画法也很粗劣。

虞广勃然大怒，雪的一声，把大红帖子撕成两半，掷向地上。

镖师韩志海龙天骥愉好到镖局贺年，看到虞老镖头这般忿怒，觉得十分诧异，连声问道：

“怎么？这是什么帖子，老镖头为什么生气呢？”

虞广忿忿说道：

“这是强盗的秋风帖子罢了，二位贤弟可以看看！”

韩志海弯腰和向地，把撕碎成两半帖子由地上拾起来，凑合起来一看，不禁咄咄神怪说道：

“咦！我们是开镖行的，居然有人来敲诈我们，真是千古奇闻，这六条龙一定是贼人的个号，或者他的姓名带着一个龙字，信中署名交银地方在辽南大虎山，这一定是关东方面的绿林朋友了，不过我们保镖来往关外多年，关东三省掌山头的马贼胡子，我们差不多完全认识，哪有什么六龙，真是奇怪。”

龙天骥道：

“这六龙或者是新的绿林也未可料，他既然投函给虞老镖头，俗语说得好，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老镖头不可不注意呢？”

虞老冷笑说道：

“咱们雄威镖局开设了二十多年，甚么大江大浪，

不曾见过，这六龙名不见经传，想必是初出茅庐的雏儿罢了，老夫难道要怕他不成？亲话少谈，这帖子不用注意他，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看他能够把我虞某怎样？”

韩志海龙天驷听见老镖头这样的说，只好不再言语。光阴迅速，不经不觉过了三个多月。

雄威镖局各路镖货，安谧如常，也不见六龙有第二次帖子寄来，金刀太岁愈发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

到了这年四月，雄威镖局行走关外的一支镖，突然遇了盗动，损失奇重！

原来雄威镖局的北方保镖路线，一向是由直隶绕道京师向山海关走辽西陆路到达盛京的（盛京即是沈阳，满清未入主中原时，清太祖努尔哈齐建都于此，号为盛京，入关定鼎之师改为奉天府），换句话说，雄威镖局保的镖货，只到奉天为止。

负责这一条路的镖师，总共是两个人。一个叫铁枪于振，一个叫花刀庞福，他两个全是雄威镖局里的好手，这年初夏他们应盛京一间参茸庄的邀请，保护一批红货到关内来，全是贵重的高丽参和关东鹿茸，总值五万多两银子，于庞二人因为货物贵重，恐防有失，亲自出马护镖。

哪知道这支镖经过辽南大虎山的时候，青纱帐突然一声胡哨涌现出大批马贼来，竟有一千余人之众，动手动镖，于庞两镖师的手下，连同镖伙幸未在内，也不过七八十人，不及马贼人数十分之一，就有七手

八臂，也不及对方人多，直战了个多时辰，结果抵敌不来，只好突围溃退，二十多箱红货，全吃马贼劫去，铁枪手于振左臂中了一刀，花刀鹿福被箭射中右腿，两个都带了花，手下镖伙车夫连死带伤的四十多人，真是雄威镖局开设二十年来，第一次受到空前的惨败！

于鹿两位镖师突围之后，率领败残人马来到锦州城内，在锦州住了客店，派人向大名府飞报。

虞老镖头在总局接到镖货遇害急报，不禁不惊，他马上带领手下得力镖师镖伙一百多人离开了大名府，日夜兼程到关外去。

因为这次损失非同小可，如果不能取回红货的话，照镖行的规矩，三个月内不能够起回失物，镖局就要负责赔偿。

金刀太岁虞广，这二十年以来，虽然一帆风顺，挣得了不小钱财，可是一来自己家里食指洗繁，费用洗大，二来虞广为人疏爽性情慷慨，不论贫穷戚友，有求必应，所以许多年来，除了以往买下的房地产业之外，身边浮财有限，若果一赔偿的话，非要破产不可！难怪虞老镖头这样着急哩！

一路上有话便长，没话便短，金刀太岁虞广这一行人，经过八天昼夜不停的奔跑，出了榆关，来到锦州。

锦州是辽西的重镇，也是往来关内外的必经孔道，金刀太岁在客店里会着了于鹿两武师，问明清楚。

镖货被动的经过，关或三省虽然有红胡子，可是他们多数百十成群，最多帮了马贼，也不过三四百人罢了，这次马贼居然出动千多人打动了自已，当然不是寻常马贼可以比拟。

拥有千人以上实力的马帮，只黑龙江与兴安岭一带才有，不过自己跟黑龙江一带的绿林，素无嫌怨，而且关东胡匪一向讲究规矩，比如吉林省活动的马贼，决不会到奉天（即是辽宁）地面活动，奉天省的马贼，也不会到吉林作案。这班马贼究竟几甚么地方来的成了哑谜，要清查他们的来龙去脉，也很伤脑筋哩！

就在金刀太岁虞广跟手下镖师研究匪情的时候，店伙突然送了一封信，这封信没有具名，只定着雄威镖局虞老镖头亲拆的字样，金刀太岁虞广一看信面字迹，和今年正月自己在镖局所接的红帖大体相像，立即知道不妙，他当众撕破了信封，拉出皱纸一看内文竟是：

金刀太岁虞老镖头青鉴：

大虎山下之战，不过为敝兄弟，初试啼声之举耳，小试锋芒，已获全胜，阁下勿谓关外无人。见字送交白银万两至大虎山，尚可璧返红货，如不服输，请于见字十日之内，速赴热河平泉县东五龙谷内，决一雌雄，报言不候，逾时不陪，先此声明，勿谓寒盟背约。

下面仍然是画着六条五爪苍龙，和三个月以前所接的帖子，一般无二。

虞广恍然大悟！原来动自己红货的，竟是上次投帖之贼，自己当时没有把他放在眼内，连回音也没有，哪知道三个月以后，居然吃了对方一记闷棍，把自己保护价值五六万两银子红货动去，他这一怒非同小可！虞老镖头不禁怒发冲冠，拍案骂道：

“岂有此理，我以为是哪个人，原来是这般臭贼！”

他因为愤怒已极，用力过猛，只一下便把整张白松木桌子拍裂，众人不禁骇然！

金刀太岁把信笺给人看了一遍：

“贼人已经自报名号，约我们到五龙谷决战，我们起程到热河去吧！”

各人听虞老镖头这样说，轰诺一声，纷纷收拾兵刃行装，韩志海向虞老镖头说道：

“虞镖头，贼人居然知道我们从锦州来，这客店里一定有人暗底做奸细，对方为甚么不约我们到近一点地方决斗，却要到老远的五龙谷呢？这一定有奸计，我们不可不加留意！”

虞老镖头掀着白髯冷笑道：

“韩贤弟，我虞广自从二十岁起，闯荡江湖，甚么龙潭虎穴不曾到过？贤弟不是善记的话，还记得那我单刀匹马直闯大行山，打服太岳三霸那一回事吗？当年三霸何尝不是恃着人多势众，设下了十面埋伏阵来陷害我们？结果还不是被老来一人一马杀出来吗？别说是区区五龙谷，就是刀山油锅也要走他一遍！”

虞老镖头一说，韩志海再也不敢多说了，他知道

老镖头的脾气，耿直刚烈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永远没有更必，他一心要去到五龙谷赴约，自己哪里可以拦止他，只好点头应诺罢了，不过韩志海却是个老谋深算的人，他在来的时候，已经把镖局那两只信鸽带来，藏在竹筒里面准备万一，全凭有这一手，虞老镖头方才保存了性命，各位请看下文便可以明白，暂且不提。

再说金刀太岁虞广，决定动程之后，一行人马上出发，纷纷跨上高头骏马，离开了锦州城，向西跑去。

铁枪于振因为伤势较重和十几个带伤镖伙，留在锦州客店休养，花刀庞福因为伤势较轻，经过几天休养便告箸元，他和不曾受伤的镖伙和武师，一同到五龙谷去，因此这行人马，足有一百三十多人，在沿路上，声势十分浩荡，一百几十世马，在无垠原野上，踊起百多道烟龙，翻翻滚滚，向前跑去。

由锦州到热河，要经过辽西几个县份，像锦西、兴城、义县、绥中、彰武、法库等地，再由义县进入热河朝阳，五龙谷就在平泉县城以东四十多里，因为山脉绵亘，结成一个深谷，形如五条苍龙，所以有五龙谷这个名。

闲话少谈，虞老镖头带着一行人离开锦州之后，跑了三日三夜，五龙谷不经不觉已经在望了。

金刀太岁一马当先，飞骑突进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原野上突然吱吱吱几声响，吹了几声胡哨，草莽里错错落落的现出了二三个人来。

这些人完全是短窄衣襟，壮士打扮，有的执着弩箭，有的握着明晃晃的刀枪，虞老英雄一看，立即浓眉直竖，虎目放光，把坐下马一勒，亮也背后的厚紫金刀来，向着前面一指，展开霹雳也似的喉咙，厉声喝道：“贼子……”

话才出口，斜刺里嗤的一响，飞过一支袖箭，直射向虞广头面门，虞广却是手疾眼快，把手中刀背扁起，向上一扬，叮当，竟把这支袖箭打飞五六步外，他刚要喝无耻鼠辈，旁边一声哈哈狂笑，人群一阵乱动，走出两个大汉来。

左边一个四十年壮汉豹头虎目，面如紫酱，眉棱高耸，顾盼盛猛，身穿紫灰衣裤，肋佩皮囊，手执一柄亮晶晶的青钢长剑。

左边一个三十六七年纪，面如黄土，死眉死目，形如吊客，中等身材，手捧一对虎头双，他们两个刚一出现，哈哈狂笑道：

“虞老匹夫，一个人生有处死有地，你这老家伙在江湖上作恶许多年，破坏了不少绿林朋友的衣饭，今日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虞老镖头勃然大怒，厉声喝道：

“混帐狗贼，居然乘我不备，以多为胜，在大虎山动去了我的红货，快把狗名报来，我虞某人钢刀之下，不斩无名之贼！”

紫面汉冷笑道：“三个月前，我已经用大红帖子警告过你了，甚么叫做乘人不备，老实向你说罢，咱们